

史記

一百十八之三十四

列傳

淮南衡山

循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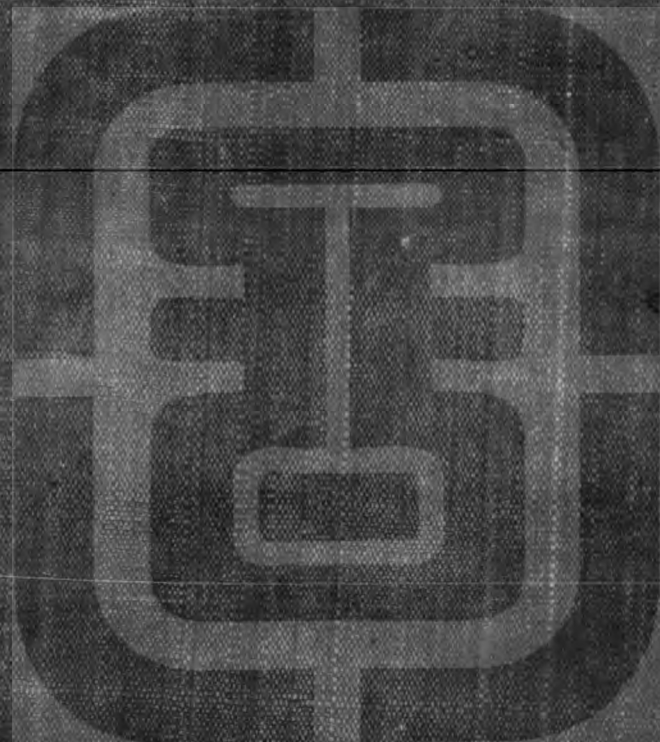
汲鄭

儒林

酷吏

大宛

荊俠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

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

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

趙王

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

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

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

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

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

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

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

正義我曰悔不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貞定貞定

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巨具定也

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

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

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

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

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

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

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

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

淮南王

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推辟陽侯索隱曰漢書作襄金椎推之案信陵君使

朱亥袖四十斤鐵鎚也令從者魏敬到之正義曰到古鼎反到調刺到厲王

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

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

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

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

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

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

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

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

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輦音已足反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縣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

淮南王

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贊曰奉以二千石之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此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仕五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五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竒謀反徐廣曰棘蒲侯稱士伍者也開章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

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

索隱曰簡姓也音姦嚴助傳則

作間忌字音亦同。正義曰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

為棺擲衣衾葬之肥陵

邑

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

謾吏曰不知

安在

索隱曰謾音慢慢註也實葬肥陵註云不知處按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

又伴聚土樹

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

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

捕命者以除罪

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擅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

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

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

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

淮南王

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

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

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

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

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

聞文穎曰吏請召治已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

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

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

侯二千石議臣倉君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

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

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轅九折嚴道蜀郡縣○索隱曰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故曰嚴道邛郵也遣其子母從居索隱曰案樂彥云安縣為筑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醢盪鼓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它事可其制也盡誅所

淮南王

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表益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傳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吾安能勇吾以驕公淮南王自謂也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表益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益

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蓋曰

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

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

封魏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

冢三十六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

四人皆十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

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

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

樂况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贊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

淮南王

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之後四凶

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

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

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

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正義曰謚法云暴慢無親

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

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

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

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

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

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
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
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
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曲名捷其父各逢高祖功臣
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
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
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
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
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邊
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

淮南王

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
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
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
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
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
帝孫正義曰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為諸侯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
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士喜厚

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

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

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五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也

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

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調長安。徐廣曰：調，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登，展也。調，捕也。孟康曰：調，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

淮南王安

不朝淮南王。王右荼王愛幸之。王右生太子遷。

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

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

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右荼太子遷及女陵。

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

擊。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為人莫及。聞郎

中雷被巧。索隱曰：案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

誤中太子。索隱曰：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太子怒，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

太子怒

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
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
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被遂亡至長安上

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雷被告音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

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追赴河南也王王右計欲無遣

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

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

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音不遣太子應逮書効不

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

尉治蹤跡連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

淮南王安

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

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

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

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

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

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

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

王安擁關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

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謂發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歧閣不行也音各詔

弗許公卿請發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

削五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
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
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
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
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其取之然淮南王削地
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
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
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
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案輿地圖蘇林曰輿
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比遠也部署有兵所從入王曰上

淮南王安

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

山王

徐廣曰皆景帝子也

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

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

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

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

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

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

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

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

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

人萬舉萬金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
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
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
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
誅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
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
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
女子紛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
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
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

淮南王安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
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荅曰然汝何求
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
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
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
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
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駟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

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

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州在

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

於是百

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

淮南王

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

王賜號為劉氏祭酒

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

復不朝

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

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船之載當中

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

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

大梁敗於狐父

徐廣曰在梁陽之間

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

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

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

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

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筮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子兄扶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

淮南王安

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

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

又怨時

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

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

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

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

曰。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

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

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

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

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

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
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
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
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
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
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
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
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
缺也重裝富貴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
道行南越賓服羗棘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

淮南王安

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

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
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
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入也被
曰彼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
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
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
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
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
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

渡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
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
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
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
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
類徐廣曰一作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
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則死
一計耳贊曰或有一言之云以死執之矣且吳何知反
○贊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
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今我令樓緩漢書直云緩無

淮南王安

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
李奇曰緩似人姓名章昭曰淮南臣名

口正義曰成臯故在河南緱氏縣南四周被下穎川兵塞環轅伊闕

之道正義曰轅轅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陳定發南

陽兵守武關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河南太守

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

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

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即招山東之兵舉事如

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

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禍什事九成公

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

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
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
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
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
之衆鐵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鑿謂之剗音五哀反或足
鐵乎。索隱曰劉氏鐵音吾裏反鑿
音自各反又鐵
鄒音機鏃音廉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
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
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曰閭左邊不役
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
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索隱
曰音
消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

淮南王安

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
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
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
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
邯楊能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
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
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
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
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
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邵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鬻
故曰耐字與多髮膚之意蘇林以

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能任其罪

家屬蜀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

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

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

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激幸

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

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官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

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

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威楚以其君冠賜御史○索隱

淮南王安

曰崔浩云一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

名辨豸冠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

作罪人而西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曰一日猶一朝

卒然無定時也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耳王

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

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

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持

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

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

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

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

城徐廣曰在江夏駒案蘇林曰下雒縣名結九江之浦絕

豫章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都揚州南通

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

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

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

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

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

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

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

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

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

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

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

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

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

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

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

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

淮南王安

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也。徐廣曰詣都王就丞相共議也。索隱曰案肄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真宗室近幸

淮南王安

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玉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右名也生子三人長男

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
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
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
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
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
書事天子。王怒。死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
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
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
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
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
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為置之。衡山王以此

衡山王

恚與奚慈張屠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
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
豫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
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
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
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
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
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
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
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
與其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

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傳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

衡山王

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輜車。鏃矢。徐廣曰。輜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枚。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刻天子爾。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

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索隱曰羸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朝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稱羸以淮南事擊至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

衡山王

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

索隱曰按漢書表司馬安也

大行息

索隱曰安

漢書表李息

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

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

后乘舒及太子爽王告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

淮南多橫

舉事非正

天子寬仁

衡山王

其過不更

朝車致禍

斗粟成詠

王安好學

女陵作詞

兄弟不和

傾國殞命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曰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史記一百二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

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

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虞丘相

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

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林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索隱曰庫下也音婢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

公孫敖

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索隱曰柵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

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

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

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

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皇覽曰孫

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士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盧江陵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賢大夫

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執為相

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執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

記異 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 大宮子期言之

君以子產為相 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

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 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

挈僮子不利牛畔二年市不豫賈 索隱曰賈音價謂賤時評其實賤不豫定

賈三年門不夜關 徐廣曰一作閉 道不拾遺四年田器

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 喪

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

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皇覽曰子產家在河南新

鄭城外大家是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換其佩玦也

子產

子產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

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

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

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

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令受魚而免誰復

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

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

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

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
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
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
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
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
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
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
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
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

公儀休

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
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

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一旬時是也故使為理今過聽殺

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
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
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

奉職循理 為政之先 恤人體國

良史述焉 叔孫鄭產 自昔稱賢

技葵一利 赦父非憊 李離伏劔
為法而然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汲黯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

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

至黯七世世為鄉大夫黯以父任孝

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

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

已後莊皆云嚴

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

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

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

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

延燒

索隱曰比音鼻

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

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

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
賢而釋之遷為棗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
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
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
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
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摠言丞史或以
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
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
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
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
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
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

汲黯

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
內行脩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
盜之為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為孝王將素仇
直○索隱曰傅音付人姓柏名善灌夫
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
索隱曰漢書見名棄疾亦以數
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
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
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
云張晏曰所言
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
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

二十九

也。索隱曰：黷，患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黷。黷曰天子置公卿輔

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

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黷多病，病且滿三月。

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

居官不視事。○索隱曰：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徐廣曰：最一。

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

無以踰人。索隱曰：踰音庚。案漢書作踰，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

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

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

汲黯

廁也。廁牀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

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

兵蘭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

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

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

安國富民，使圜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

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如淳曰：紛

亂也。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

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

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曰講路洞反而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講音魚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

汲黯

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

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
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
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
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
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
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貫
馬索隱曰貫音時夜反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
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
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
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

汲黯

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
人黯請問見高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

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

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

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

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

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

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

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

市買其法一也賈曰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

無符傳出入為闌

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符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當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汲黯

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索隱曰：今猶即。

今地謂今日後即召君。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

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

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

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

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

如淳曰：舞猶弄也。

內懷。

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

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

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

與息言抵息罪令黜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

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

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

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

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信任宏宏亦再

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

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

汲黯 鄭當時

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

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

張羽於危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

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驛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索隱曰置即驛馬謂於置者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且常

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

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

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

三十四

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
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
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魄遺人
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隱曰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
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
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
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
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
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
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

鄭當時

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
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
賓客為大農儻人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駟
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任儻也贊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儻音郎就反幸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儻人取庸直也或者買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幸較字亦作酷推推者獨也言國家獨推酷也此云幸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幸較也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
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
如淳曰丞相長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
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
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落零落落猶散也及居郡卒後

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

徐廣曰：邾一作邾。索隱曰：邾。

音圭縣名屬京兆。

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

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卧理天子伏焉，積薪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

鄭當時

鄭當時

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旃。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百二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成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

至於

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

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

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

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

衛返魯然後樂止雅頌各得其所

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

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

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

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國莫

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
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
曰苟有用我者期

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

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

焉徐廣曰錄一作錄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

大者為師傳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

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澹

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

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

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

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

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

焚詩書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温湯之東號

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認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

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温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

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

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玉於是

孔甲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

孫名鮒字甲也

卒與涉俱死陳

儒林

涉起匹夫驅宅合適成索隱曰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

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

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

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

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

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

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

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

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

儒林

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

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顏云陳豨盧縮韓

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

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

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

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

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

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

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

於齊則轅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於燕

曰鄒氏音

於齊則轅固生

正義曰申轅姓培固

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

曰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

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母音無胡母姓也字子都

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

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三公齊為天子三公

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

為學官悼道之極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

此已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儒林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

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

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

弟子宗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書

博士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二代之道鄉里有教夏

曰校正義曰校教也教曰序正義曰序舒也言舒禮教周曰庠正義

曰庠詳也言詳審經典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

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

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

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

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
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
學故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
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
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索隱曰計計吏也借俱也謂令
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
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
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
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

需林

稱者司司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
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
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
下治禮以治掌故徐廣曰二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
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
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風
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口二
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
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
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

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

見高祖于魯南宮。素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蒧元

日括地志云：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壁雍。呂太

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素隱曰：案漢書

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業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

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

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

楚王，齊廢申公。徐廣曰：廢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

甲八

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皆百餘人。申公獨

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素隱曰：謂申公

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

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

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

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

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

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

從。徐廣曰：馬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

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馮遂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為膠

申公

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

轅固生

司空城旦書乎

徐廣曰司空王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

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

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

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

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大傅

徐廣曰哀王乘也

久之病

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

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

薛人公孫弘亦徵

徐廣曰薛縣在雷川

側目而視固固曰

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

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

之弟子也

韓生者

漢書曰各嬰

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

時為常山王太傅

徐廣曰惠王姪也

韓生推詩之意而為

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

也淮南貢生受之

索隱曰貴音肥

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

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

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

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

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

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

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

韓生 伏生

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

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

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

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漢書曰字和伯千乘

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

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

用常為弟子都養

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耳為養案有廝

養卒廝掌馬養造食也

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

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

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

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
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
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
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
夫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
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
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
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
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
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

伏生

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皆潛於壁室欽爾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雖古篆錄推利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編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三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也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尸滿意索隱曰公尸姓滿意名也案鄒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曰單

音善單姓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

山陽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

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瞿名字子木明瞿音劬孔

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曰案漢書

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

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

與漢書不同馯音寒庇音必利反庇音自移反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

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

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

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

伏生

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田人王父

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

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

惟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

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

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

索隱曰案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以春秋灾異之變推陰陽所以

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

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灾

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

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

而未奏王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

弟子呂步舒徐廣曰一作茶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

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

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

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

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

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

東仲舒

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

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

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

教授齊之三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

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寔集比

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

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

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

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言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今二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馮猷克贊。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州母生 殿丘江生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也。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子氏

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

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

網嘗密矣。索隱曰：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疑臆。然姦偽萌起，其極也。

上下相道，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

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未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

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

漢興破觚而為圓。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

破觚為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斲雕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削瑩為璞也晉灼云凋弊也斲

理凋弊之俗使反質樸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

於茲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

嚴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列繫宗室侵辱功臣

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

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

被戮其後有郅都審成之屬

郅都者揚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揚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郅都

楊城本秦時揚國漢揚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

揚唐初改為洪縣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

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

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

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曰案姬生趙王彭祖也

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

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

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

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

閻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癩病也。索隱曰音小兒癩病也。索隱曰音小兒癩病也。

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

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

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瞞氏首惡，餘皆股栗。

曰解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

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

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

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

中尉，丞相條侯至，責倨也。而都指丞相是時，民

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

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

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

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

至都

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

都。索隱曰：安中如字。讀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

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

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

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象安寓，即

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

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

「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

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徐廣曰：寧一作甯。穰人也。徐廣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

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

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曰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賊任

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白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

有丞秩比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而郵都為守始前數都

尉索隱曰數音所注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郵

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

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郵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

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

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王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

因以其治效郵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

悉守成

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

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

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

音紀買反脫音他活反謂脫鉗缺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買不

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貴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

曰貴音食夜反貴賂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

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

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

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由

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事孝

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

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

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

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

治與汲黯俱為忤漢書音義曰堅忤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

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

曰漢書作憑伏者軌。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尊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載也。謂下之也。馮音

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

告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

周陽由

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

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繁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合。正義曰音脂故繁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郿國右

稷所封漢繁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京都府史用廉為令

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

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

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

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

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

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

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營湯掘窟得盜

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

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厥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

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後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

故曰傳爰書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曰其父見

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次

律令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

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嘗繫長安湯

傾身為之韋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備見湯

趙禹 張湯

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

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

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武安侯

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

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

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

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

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

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請禹

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足之請孤立行一

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
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

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溥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與長安富貴田甲魚羽叔

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

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

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索隱曰乃請博士弟子

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索隱曰使之平疑

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

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韋昭曰在板繫謂律令也古以被書之言上

張湯

所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法今決平之揚王之明監也揚王之明奏事即謹湯

應謝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

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

識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

愚抵於此蘇林曰王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非常釋聞徐廣曰詔答

日聞矣駟案瓚日謂常見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

乃正監掾史其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敵人

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

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

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

李奇曰先見上口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

張湯

史大夫

徐廣曰元符二年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

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

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

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正義曰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

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筭。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直。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

今用鋤築豪強兼并富商大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

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

忘食。丞相取充位。

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程為丞相

天下事皆決於

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

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

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

長湯

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

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

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

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

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

築城置吏上守之以打寇盜也

山曰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

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

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

小吏時與錢通

徐廣曰以利交

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

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

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

志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嘗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燕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燕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擊道守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道守官見謁居

張湯

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蘇州為會稽郡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

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
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
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
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
弗為禮買臣楚士正義曰周未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
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為
楚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
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與於六國時
行長入短其語隱諷用相激怨剛暴彊
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
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二長史素
與湯凌折之以故二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

張湯

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
吾知湯陰事使使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
左證左也
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為左
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
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
問湯曰吾所為買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
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
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
使入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王
簿之簿來心責也湯具自道無此
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
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

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椁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

張湯

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

剽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乃召反。索隱曰說文縱有

姊姁索隱曰李奇音吁孟康音誦以醫曹幸王太后王太后問

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

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灼縱姁名也補上

黨郡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一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名治敢行少蘊藉

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日。蘊藉音日。夜反。張晏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

通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

不避貴戚以補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索隱曰案

王太后之女號脩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

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

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

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凌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

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

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

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

義從

音義曰隸閱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

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

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

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

云。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

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

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

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

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補鞠曰為死罪

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枉結鉗諸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

者二百人為解。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
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干
豫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
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
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執為治。徐廣曰：鷹，鳥將
擊，必張羽也。
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
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
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
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
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
放郵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索隱曰：
卒，音七。

張湯

忽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

嗾之。徐廣曰：至冬。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
方受之。索隱曰：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緡者，可
王之謂緡錢出，等入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

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曰：謂求
天子

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
楊可王告緡沒入其

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棄縱，而後一歲張

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推埋為姦。徐

日推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發為吏，以治

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

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
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
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
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
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
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今
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
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
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
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

王溫舒

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
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
郡國梨來索隱曰梨音梨梨比也會春王溫舒頓足歎曰嗟

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
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

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

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案漢書作徒請召猜

楊史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內則

楊皆麻戊

徐廣曰麻成

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

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

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茌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事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

尹齊 楊僕

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

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

索隱曰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還免為庶人病死居久之病死

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

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

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

賊惡少年投鉞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曰鉞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倉

音胡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也落皆設督

長也。索隱曰伯音阡陌格音以牧司姦盜賊溫舒

為人譚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

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

巧詆下戶之猾以君大豪君音重。案隱曰案重猶重

人今案案之以其治中尉如此焘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焘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焘逐大姦也

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

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

其更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

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

作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二年二輔舊而未有人

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詭拜為少

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

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

陽僕

音義曰發詔徵豪吏温舒匿其事華成及人有

變告温舒受公負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

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

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

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

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

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

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

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

齊死未及故恐怨家

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

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杜少齊有徐勃燕人亦有姓假者也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
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
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
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
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
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
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
誅通飲食坐連諸郡其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
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

明漢

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

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曰服

庚云沈匿不發覺之
法韋昭云沈沒也

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

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
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
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
法焉徐廣曰詐為虛
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

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

丞正義曰百官表云大僕屬
官有大廐各五丞一尉也

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

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

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正義曰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周者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南陽杜衍人索隱曰地名也義縱爲

杜周

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

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王守有所亡失

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

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

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索隱曰次至也宣爲左內史周

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

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

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

曰以三尺竹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

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

六十七

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至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

社周

衛皇后曰比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

御史大夫。

徐廣曰天漢二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

家兩子夾河為

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此言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邳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

聲。然邳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

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

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

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

奉其官。救過不贖。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
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徐廣
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
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
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
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減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
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執鳥。索隱曰蝮音
蝮。蝮執鳥音至。
以言苛酷北之按毒焉。水衡閹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
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

社周

禁暴不止，姦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倉
鷹為側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百二十二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尤不深焉

大宛之跡

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

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表反見自

張騫張騫漢中人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

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

王正義曰氏音支涼甘肅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曰云本居敦煌祈連間是也以其頭為

飲器韋昭曰飲器押搯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

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立盟

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其擊之漢方欲

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經也

音美乃募能使者塞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

故胡奴其父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胡奴其父字索

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俱出隴西經匈奴

索隱曰謂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

在五口比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

留塞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塞騫持漢節不失居匈

奴中益寬塞騫因與其屬匈奴鄉月氏西走數十日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塞騫喜問

曰若欲何之塞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

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

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塞騫索隱曰謂大宛發遣

塞騫西為發道導繹抵康居索隱曰發道導謂發驛今人導

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

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

一千六百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

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王索隱曰既臣大夏而居

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地肥饒少

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塞騫從月

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曰小

顏以為要衣要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留歲餘還並南山

正義曰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面山東出金城

與漢南山屬焉欲從羌中歸

正義曰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從多西方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

徐廣曰元朔三年左谷彘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

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大中大夫堂邑父

為奉使君

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

大宛

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

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

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

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

蒲陶酒多善馬

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

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

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

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

則扞罕于寘

徐廣曰漢紀曰扞罕國去于寘二百里。索隱曰扞罕國名也音汗彌寘音田又音

殷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于寘之西則水皆即采也則拘彌與扞采同是一名也

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澤水也大康地記云河此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王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

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寘山海經云河出崑崙崙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泑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

樓蘭姑師正義曰二國名姑師即車師也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

大宛

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畜與不土著

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

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

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

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

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屋室乃北海去

大月氏

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

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

有三衆中國爲人衆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也在大宛西可三千里居媯

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

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

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

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

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爲

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

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

烏孫 康居 奄蔡 大月氏

號小月氏

安息

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

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東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

東烏戈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王着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在大月氏西

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

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

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

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

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王死

輒更錢效王面焉書華旁行以爲書記漢書音義曰橫

行爲書記。索隱曰畫音獲小顏云華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

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

漢書云大秦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夜有光璧明月珠駭雜犀

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玳瑁朱丹青碧玳瑁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及五色水精爲

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壁水精爲礎馬海

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剥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

中便更精潔出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

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

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官室爲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

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齊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

安息

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

杖皆大如瓜擲之氣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裁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

秦衛助之即焦僥條枝索隱曰漢書作犁牛續漢書一國其人穴居也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

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在安息西數千里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

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曰漢書云

條支出師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自雀廣志云鳥鴉鷹

身蹄駭色蒼舉頭八九尺張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翔文餘食大麥卵大如甕

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

曰顏云吞刀吐火殖瓜種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樹暑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

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
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括地圖云崑崙弱
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
弱水西王母既安是安息長安者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
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
國西有弱水流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
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
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
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
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
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于賓國南二千七百里
于賓去京九千六百里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
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
猶恐未審然弱水
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
水南其俗土著者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
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民及大月

安息

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
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

毒國徐廣曰身或作戲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子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

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
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
成俗土有家犀瑇瑁金銀鐵錫鈿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
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
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
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
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
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
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那母曰莫那屠屠身色
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瓜赤如銅始莫那夢白象而孕及
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
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
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踏見在生處名
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

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駝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切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象是眾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各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塞驛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

正義曰印都中山出此竹因名印竹節高

安息

實中或奇生可為披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水河也以塞驛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也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

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
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
德偏於四海天子欣然以塞言為然乃令塞為因
蜀犍為正義曰犍其連犍為郡今戎州也發間使四道並
出出駝出舟出徙徐廣曰屬漢嘉郡有徙縣。正義曰戎州向州等舟駝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印棘正義曰棘音斯蜀郡有棘縣。正義曰戎州今戎州也皆各行二千里其北方閉氏服虔曰皆夷州也皆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梓縣屬越雋音昨案南越破後閉
州西南州及武等州也皆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雋昆明正義曰雋州及南昆明夷
安息

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
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雋則通號越細分而有雋滇等
也而蜀賈毋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
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
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
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
乃封騫為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
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
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
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

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臚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父名難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喇肉蜚其上兜靡為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徐廣曰讀兼與街同酷吏傳義於野烏喇肉蜚其上縱不治道上忿街之史記亦作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

安意

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二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

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塞騫既至烏孫
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
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
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
漢遣公孫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
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
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
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眾
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
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

安息

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
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
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
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
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揔取羈屬昆
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塞騫騫因分遣副使
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子實并采
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
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規漢知其廣大
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

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
歲餘塞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
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

蘇林曰鑿開空通也塞馬開通西域道。索隱曰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其後使

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

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

塞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

孫若徐廣曰漢書作及若若意義我亦及也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

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

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

安息

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上云神馬當從西

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

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

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

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

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

輦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犬放博望

侯時其後益多且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

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

朝於

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

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拍始昌吕越人等

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雋岐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發之

也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

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

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

使者蘇廣曰元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

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

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

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

安息

外國竒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

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

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

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

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

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

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

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

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

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

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凶

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

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

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

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

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

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

恢徐廣曰為中郎將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

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

安息

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

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

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

我老乃令其孫岑取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

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女息安女息王令將

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

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

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

于漢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物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

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

采來瓚曰漢使來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

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

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觶抵出奇戲諸

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

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

安息

其眩者之工而觶抵奇戲咸增變甚盛益興自

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

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

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

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

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

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

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

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

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

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
蒲萄首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
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
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
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
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
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
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
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
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

安息

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
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殺草

正義曰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沒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云蓋臆魅魍魎也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
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
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
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忘言如淳曰罵
詈推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

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玉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素隱曰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

安息

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

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

公卿

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

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易輕為外

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

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

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

它以萬數多齎糧兵營其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

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

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

丹息

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

酒泉張掖北至居延休屠以衛酒泉

如淳曰立一縣以衛邊也

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發天下七科適

正義曰音譚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

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適出朔方也

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

習馬者一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

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

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

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

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

行政郁成恐留行而今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前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孰計之何從是

安息

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今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未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

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曰必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

安息

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遂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

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二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辱身相與殺昧蔡立毋寘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

安息

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徐廣曰一酒泉都尉徐廣曰本無置字酒泉都尉徐廣曰都尉又云燉煌有備泉縣或者酒字當為備字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何源於何見崑崙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

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烏於河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真於何見何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葱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借流至于闕又東流至積石始入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傳云放湯迂闕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効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葱嶺無鹿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大宛傳終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白儒以文亂法

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而俠以僂謂細碎苛法亂政

以武犯禁二者皆譏

正義曰譏非言也儒蔽亂法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

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

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

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

者及若季次原憲問巷人也

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哀字季次未嘗仕

孔子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

索隱曰行音下孟反義不苟合

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

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獨坐而絃歌也褐衣疏

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也於豐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

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

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曰阨音厄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

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

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

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

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

游俠傳

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

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

者為有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

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跽躄

暴戾其徒誦義我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

言小竊則為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臣委質於侯

盜而受誅也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母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

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

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

齊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

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李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非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翽案韓子去趙襄子召延陵生入車駢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号但未詳是非此取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

游俠傳

索隱曰施音以或反

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

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

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

索隱曰扞即捍也違扞當世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

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

俯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

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

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今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

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

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
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
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
不重味乘不過輜牛徐廣曰音維駟案漢書音義曰
小牛○索隱曰輜音古豆反案
大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
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
購求朱家以布髡鉗為
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
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
自關以東
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
家自以為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
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

魯朱家

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
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
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
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
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
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
之財而符離人王子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
濟南閭氏索隱曰閭音開
案為郅都所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國
人姓周名庸亦以
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蜀其後代諸白梁
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
陝疑當
作邾字邾川有邾縣南越傳曰邾壯士韓千秋也○索隱
曰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

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邾陝音如
舟反邾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軹人也索隱曰漢書云字翁伯善相人者許

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

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慨不快意身

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女媧索隱曰案

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

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

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索隱曰

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者於

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

郭解

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與人

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非其任疆必灌之人怒拔

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

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

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

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罪其姊子

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

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

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

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

九十五

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也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

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

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快之問

日數音朔數類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王反

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

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

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謂屈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

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曰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

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

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

郭解

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

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也乃

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

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

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

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

解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少解故

後持車來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又徙其家富昌陵也解家貧不中

些索隱曰案不些不滿三百萬已上為不中吏珉不敢不徙衛將軍為

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

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
軹人揚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揚掾
頭由此揚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
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飲酒
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揚季主揚季主家上書人
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
室夏陽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身至臨晉
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
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
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

郭解

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
有儒生待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
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
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
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
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
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
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長安樊
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
原鹵公孺徐廣曰鴈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臨淮

九十七

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

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曰

其東陽蓋具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雖為俠而遂遂有退讓君子

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隱曰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西道

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

子為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

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

採者然笑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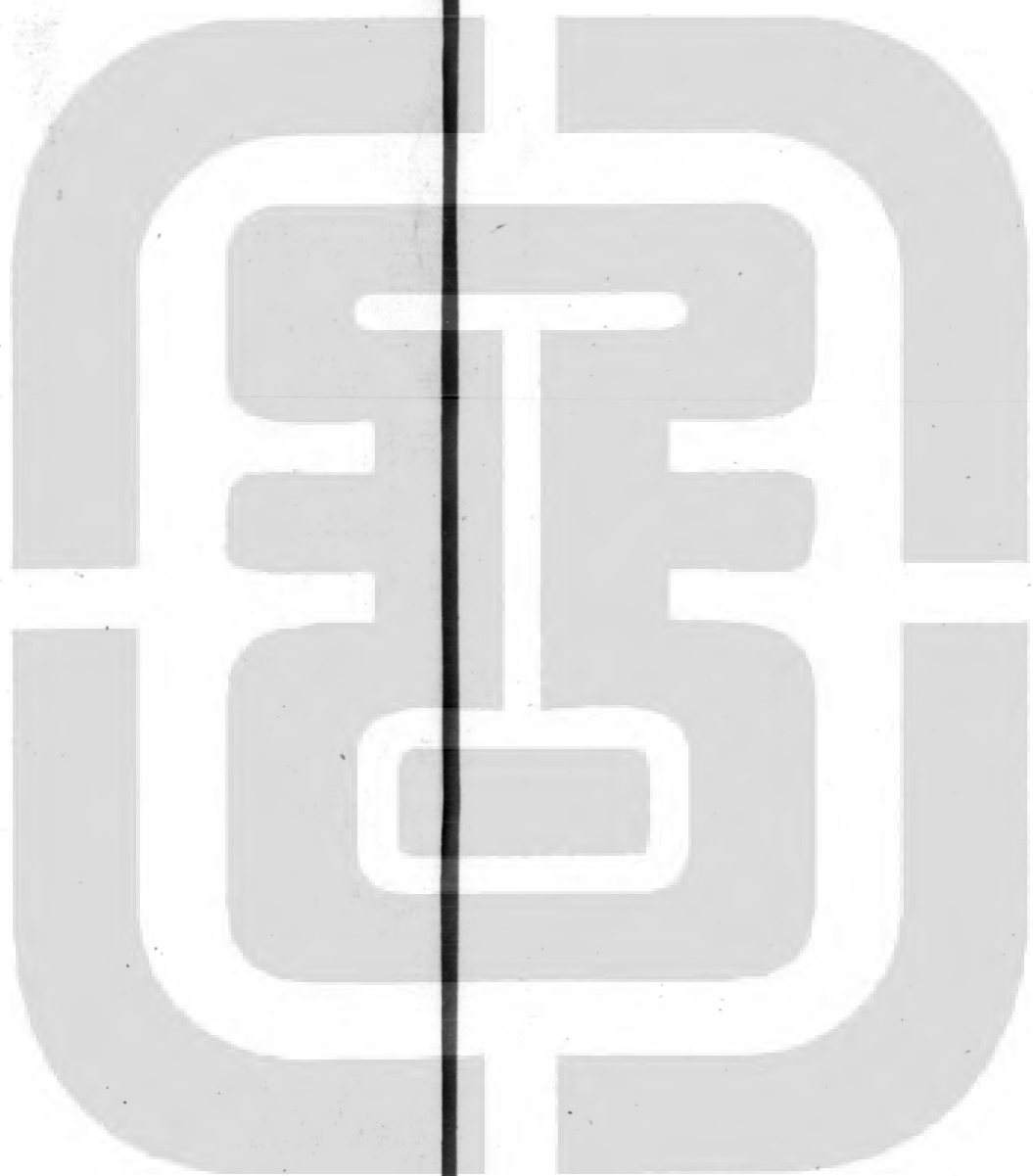
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惟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郭解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籍籍有聲權行州里
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
讎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cript.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 vertical column and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watermark and the binding edge.

Small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cript.

Small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cript.

